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器弊與之燕飲皆飲畢而暴卒
蓋有以也久矣哉太宗之行詐其於德芳何有哉煜與
俶且忌之而德芳惡有不忌哉吁德昭德芳之死於前
而廷美之死於後雖其死之跡異而其死之故同無非
太宗杜絶傳位之漸以終金匱藏書之事云爾
○始令諸道轉運使察舉部内官吏○遼使郎官王六蕭
古只來弔賀王六弔慰也蕭古只賀即位也
○以樞密直學士賈琰為三司副使三司置副使自此始
○是歲高麗國人金行成始入學於國子監

宋元通鑑全編一卷終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二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
豫章陳瑶同校

宋太宗皇帝　附遼紀

帝諱炅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初封晉王及太祖崩
即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崩于萬歲殿塋永熙陵
帝承太祖以昭憲太后顧命捨其子而立及即位仁
恕恭儉好文守成而滅北漢天下復歸于一統可謂
有帝王之畧矣然致一弟二姪
俱不得其死後世不能無憾焉

丁丑太平興國二年遼保寧九年○北漢廣運十年○是歲凡三國一鎮春正月宴
貢士于開寶寺帝思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

科場中非敢望授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及親試舉人閱其十舉至十五舉者百三十人并進士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諸科二百七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及九經七人不中格帝憐其老特賜同三等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綠袍鞾笏賜宴自為詩二章賜之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太祖怒令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於下第帝不悅故一牓盡賜及第特與京官通判（韓與靴同許茄反十事下并汾富民封建敦孝與賢大學籍田選良吏懲奸謹刑掄音倫選也寘音至置也第等也）

史臣斷曰太祖待太宗之心誠堯舜公天下之心也得張齊賢而不自用乃命太宗收用之非其存心至公量宏天地疇能若是耶蓋太祖以天命人歸而得天下後雖傳位太宗俾嗣基業則太宗復傳於魏王德昭事未可知也向使太祖誠有自為之心鑑於漢高安劉必勃之語則安得不以奇士遺德昭而反遺之太宗以自翦其羽翼乎太祖之慮則不然也以為天下大業非太宗不能繼國家善政非賢才不能立故寧使吾子孫雖不

得天下不可使吾弟不得乎賢才而誤蒼生也太祖之心非堯舜之心而何故自三代以降以生民為念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惟太祖一人而已

○置江南榷茶場榷音角橫木渡水也言榷茶者謂禁民賣茶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如今之畧杓也後榷酒酤放此

○三月加河陽節度使趙普太子少保○知江州周述言廬江白鹿洞學徒嘗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傳之廬江郡名今廬州府是也白鹿洞在南康府五老峯下唐江州刺史李勃與兄涉隱于此洞中嘗養白鹿以自娛因名南唐昇元中於此建學館置田供給諸生以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

○四月葬太祖於永昌陵遼遣耶律敞會塟永昌陵在河南府鞏縣

○五月命起居舍人辛仲甫使如遼遼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義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知其秉節不可奪厚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人如此朕何患也

○祔太祖神主于太廟廟樂曰大定之舞以孝明皇后王氏配○八月初罷鎮節領支郡之制高保寅知懷州懷隸河陽而保寅與趙普有隙上疏乞罷領支郡之制右拾遺李翰復以為言帝納之自是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

○十月遼遣使來賀生晨自是歲以為常

戊寅三年遼保寧十年○北漢廣運十一年○是歲吳越附凡三國春二月立崇文殿

乾德初置三館于長慶門西謂之西館書凡八萬卷帝即位命於昇龍門東北搆立三館書院遷西館書貯焉

○三月吳越王俶來朝○四月平海節度使陳洪進以漳泉二州來歸以洪進為武寧軍節度使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平海今泉州府是也唐天寶初陞徐州為武寧軍今徐州是也

○五月吳越王錢俶以其地歸封俶為淮海國王初俶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俶乃籍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兵一十一萬五千三十六獻之帝御崇元殿受之俶朝退將佐始知之皆慟哭曰吾主不歸矣帝以淮南節度管內為淮海國封俶為王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並為節度賜賚遇待冠絕當時

許浩曰吳越王錢俶來朝太宗不遣俶請罷所封吳越國王歸其甲兵求還不許俶乃納土吾以為太宗是舉非義也已蓋俶自太祖即位以來已奉正朔執臣禮而開寶九年又親來朝既又去其國號但稱江南國王其視南漢唐蜀外臣而內帝者相去萬萬就使不來猶將容之況來朝也太祖平蜀平吳平南漢兵及於北漢矣而獨不加於俶者豈以其甲兵之強土地之廣而不能

勝之歟良以其事大之禮不失而無名以興師也太宗甫即位恩信未著而俶以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之主單騎來朝志可矜也太宗因而撫之歸之彼必懷德不復二矣今遂留之而強使納土是猶豚既入苴而又招之也堂堂大宋豈不能取江南而幸其自來而取之耶幸而當時四方畧平惟一俶耳脫再有之豈不阻其來乎或曰天下一家卧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太祖之心法也俶可容乎曰將欲取之豈無其道故俶來朝歸之留其子侍除化鎮節度使使遥領之俟終俶世而使之鎮俶利得鎮必將入奉請朝以求其鎮於子不期其土之納而自納矣如有異志必將改圖因其改圖而聲罪以伐之我有辭也尚何患其不得而為此舉措耶

○定難節度使李克叡卒子繼筠嗣○六月詔自今職官受贓雖赦不得復敘○七月隴西郡公李煜卒初曹彬令煜治裝煜方以亡國為憂不及多取留京貧甚言于帝帝命增給月俸乃賜錢三百萬年四十二而卒贈太師追封吳王○以孔宜龍符文宣公帝召宜問以孔子世嗣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均田遂抑本家為編户至今不免詔復其家庸常也調筭度也此唐差役之法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庸出絹調出繒纊布帛

○九月宴貢士于迎春苑

己卯　四年遼乾亨元年○是歲北漢广混一中原　春正月帝議伐漢曹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帝意遂決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分道伐漢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遼遣趠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銳利也鋒也石嶺關在太原府東北燕國名薊州名周公封召公奭於燕封堯裔於薊今順天府趠馬扈從官也

○張思訓獻所製渾儀司天監學士巴中人張思訓本唐李淳風梁令贊之法創作渾儀以獻日月行度成於自然不假人運尤為精妙烏春秋文曜鉤云帝堯時羲和立渾儀書舜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璇璣者為渾天儀也王審云渾儀羲和之舊器歷代相傳謂之璇璣其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虞喜云洛下閎為漢武帝於地中轉運天定時節作太初歷或其所製也和帝時詔賈逵造黃道銅儀順帝時張衡更以銅製於密室中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下室內令司之者閉戶而唱也以告靈臺之觀天者璇璣所加禁星始見某星已出某星已沒皆如合符也

○二月帝自將伐漢○漢王求救于遼遼主遣南府宰相耶律沙為都統冀王敵烈為監軍帥師赴之○三月郭進敗遼師于白馬嶺遼耶律沙至白馬嶺與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遼師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薄音泊孫

叔曰寧我薄人無人薄我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四月以石熙載為樞密副使○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以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四月庚午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其城陷殺傷者衆手詔諭漢主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怒親督諸將衛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城中危急漢主親信之臣多亡帝復手詔諭漢主速降當保終始富貴癸未夜漢主遣李勳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甲申漢主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賜以襲衣玉帶召使升臺漢主叩頭謝罪帝釋之己丑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祠部郎中劉保勳知太原府凡得州十縣四十戶十三萬五千二百二十蝟音胃蟲似豬而小火犯之則毛刺攢起可治胃疾故曰蝟

史臣曰所謂五季者梁唐晉漢周是也史綱以梁唐晉周之亡皆不書而獨書漢亡者著漢之亡不在於郭威之代周而在繼元之降宋也其諸異乎歐陽氏五代史所書漢亡者歟況自唐末以來乘時僭竊者至是始殄滅無餘譬則氛祲陰霾一旦廓清始見天日是亦治亂之一大幾也

○漢劉繼文奔遼遼封為彭城郡王○帝發太原六月遂伐遼丁卯次東易州遼刺史劉宇以城降戊辰次涿州遼判官劉厚德以城降庚午次幽州城南遼將耶律奚底軍于城北帝攻走之壬辰命宋渥等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月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遼將多降七月遼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遼主遣耶律休哥救燕癸未帝與遼將耶律沙大戰于高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其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自是遼好遂絕（順州本宋之順興軍今順義縣薊州本遼之尚武軍今薊州俱屬順天府高梁河在順天府昌平縣西南喆音哲）

○帝還京以石守信劉遇從軍失律貶之○八月皇子武功郡王德昭自殺德昭從帝攻太原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及還汴故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屍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謚曰懿子五人

宋史斷曰太宗可謂假仁者也德昭死未踰月乃謂侍臣曰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若稍有間隔豈能盡致

理之道然則君臣之間且猶不可間隔況骨肉乎德昭之於太宗義則君臣親猶父子名在誓書以次相傳者也太宗宜察其才器以處之若果有人君偉度則當器重之俟之有成然後命繼太祖之業如其質性未絕尤當茂擇正人以輔導之必使歸於善而後已今乃置諸行陣俾從征伐及言太原之賞復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遂使慚憤自刎斯可謂之情通乎且德昭之言乃忠君利國之言非邀恩惑衆之言也太宗聞軍中有謀立德昭之語遂深忌之向使德昭有沉密之機深自韜晦若蕭王之慟劉縯拓拔嗣之事胡后不使有一毫嫌隙之可見則豈犯太宗之大怒歟是知德昭之自刎乃太宗疑而殺之也德昭既死廷美德芳又安可保其令終乎嗟夫太宗慮後之心可謂至矣然徒能憂天下為德昭所有而不能憂社稷為蔡京童貫所傾欲勝於理可勝嘆哉

○九月劉廷翰等大敗遼師于遂城遼主遣南京留守燕王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伐宋報圍燕之役軍于遂城西方陣宋師請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宋將劉廷翰崔彥進李漢瓊等分道前後合擊遼師大潰死者萬計匡嗣棄旗鼓

遁去餘衆走易州獨休哥整兵而戰宋師乃退遼主怒匡嗣將誅之蕭后力救得免以休哥為南面大王總戍南兵

○以楊業為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帝聞其名召見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刺史遼人忌之望見旌旗輒引去初劉繼業為漢主繼元捍太原城東南面頗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上素知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氏止名業授左領軍衛大將軍

○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

庚辰五年遼乾亨二年春正月以程羽為文明殿學士○定差役法分民力為九等上四等免役下五等免

○三月衛公劉鋹卒帝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潘美敗遼師于鴈門殺其將蕭咄李○七月交州亂詔孫全興帥師討之○十月遼主自將圍瓦橋關宋師陣于水南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宋師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十一月帝自將禦之癸丑關南諸將與戰大破之尾橋關任保定府雄縣為三關之一莫州今省入河間府任丘縣也戊午帝次大名復戰于莫州敗績會遼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其畧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占疆場

之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所謂擇卒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本謂人民末謂夷狄內謂中夏外謂夷狄）

冊稜李氏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于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于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

○十二月遼以耶律休哥為于越○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

辛巳六年（遼乾亨三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謚康惠子三人○罷交州師孫全興棄市（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如邕州侯仁寶死之會炎瘴軍士多死轉運使許宣以聞詔班師斬孫全興等）

○六月薛居正卒居正因服冊砂遇毒方奏事疾作遽板

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廡間儲水器而已左右取水至不能飲偃閣中吐氣如煙燄輿歸私第卒輔相十八年寬簡不察衆論賢之贈中書令謚文惠○歸義節度使燉煌郡王曹元忠子延祿嗣燉煌古西戎地也唐置瓜州城在今陝西肅州衛城西

○九月以田錫為左拾遺錫好言時務既居諫職上疏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為要機而大體之一乞脩德以來遠宜罷交州之師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軒紀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人各司其局其三言關西兇廣御地而尚書令無本廳即曹無本局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臣願陛下別脩省寺用列職官其四曰按獄官枷杻鉗鎖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為枷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五臟皆麗于背遂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疏入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可奪耶駁者執意不回如色之間雜唐制門下省給事中主封駁詔敕有不可者即論駁封還之九寺太常宗正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六府是也三監者秘書將作國子是也

河南呂氏曰田錫在太宗朝鯁慨言事而太宗親賜璽書與之委曲辨論周悉如此宜其感激而愈堅其操蘊也既擢為知制誥因歲旱言事忤旨出知陳州及事真宗益以規畫獻替為已任雖死不改其節以此受人主異知至使人主聚集前後章疏自收置一漆匣以遺仁宗錫雖亡久矣而名不滅身沒之後又受知於嗣聖可謂不負其所學也

○以趙普為司徒兼侍中初普奉朝請鬱鬱不得志者累年至是如京使柴禹錫及趙鎔楊守一俱以嘗給事晉邸得幸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言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為權臣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託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於宮中訪普前表得之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乃拜是職（春朝曰朝秋朝曰請如古謂諸侯朝覲之禮奉朝請本不為官無員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會請召而已）

○十一月楚昭輔罷

壬午七年（遼乾亨四年）春三月貶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芳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

因上變以搖之而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宋史斷曰趙普以姦佞之言而誤太宗其罪可謂大矣初太宗以傳國意訪於趙普者蓋由其良心發見有所未安故特訪之試觀物論如何耳為趙普者正宜對曰太祖以唐堯至公之心待陛下陛下當以虞舜至仁之心報太祖昭憲之命誓書之言今猶在耳不可忘也若此則太宗雖有據位不傳之心亦不容於不止矣柰何趙普患失富貴狥彘其心乃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遂使太宗翻然改圖遽啓背恩負約之意由是國之元氣世之天理人之大倫為普一言而喪之矣然則天理人倫既為趙普所喪則宋之國祚天其養之乎故太宗子孫雖云世有天位引而弗替然至仁高二宗乏於皇嗣徽欽二帝失守宗祧至於普後亦不聞其有興起者豈非皆由趙普再誤之言有以致之歟不然何唐李勣以一言而誤高宗卒致其子敬業罹於叛逆之誅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捷於影響不亦信乎

○四月以竇偁郭贄參知政事以柴禹錫為樞密副使楊守一為樞密都承旨初帝為開封尹偁為判官以推官賈琰按諛於坐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衆皆失色帝因重偁之直至是謂曰賞鄉之叱賈琰也以副使承旨賞柴楊上秦王廷美之變也

○盧多遜免趙普復相多遜心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事帝大怒下詔數其罪責授守兵部尚書○罷秦王廷美官流盧多遜於崖州多遜既免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雜治之多遜具伏累遣中書守堂官趙白以機事密告秦王且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秦王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帝詔文武集議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廷美多遜咀呪顧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流崖州并徙其家屬眷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閻密王繼勳趙懷祿閻懷忠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為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或崩殞故稱晏駕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晏出也多遜赴貶所食于道傍逆旅有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問曰嫗自何來乃居此嫗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作某相令枉道為某事吾子不能從其意盧衙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出谷彼盧相者妬賢怙勢忍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

○五月崔彥進敗遼師于唐興○定難留後李繼捧來歸銀夏綏宥之地因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懟怨乞納其境內夏綏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為遣使如夏州護緦麻已上親赴闕四州既來歸疆土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者

燕雲十六州耳燕今順天府雲州今大同府十六州謂幽冀瀛莫涿檀順嬀濡新武雲應朔寰蔚石晉棄與遼者

○貶秦王廷美為涪陵縣云房州安置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對貶房州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流之春州涪陵縣在重慶府今涪州是也房州今襄陽府房縣也多遜之流崖州時符白趙普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是即以符知春州歲餘卒春州今肇慶府陽春縣也

○潘美敗遼師于鴈門○折御卿敗遼師于新澤○六月定難都知審落使李繼遷入于地斤澤以叛繼遷李繼捧族弟聞繼總麻親赴汴乃詐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像以示戎人戎人泣拜從者日衆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遼主侵滿城遼主至滿城戰不利遼守太尉奚尾里中流矢死統兵使善補為伏兵所圍樞密使斜軫救免遼主以白馬之役責少柴只復以走宋帝功釋之奚氏遇敵而退以劍背擊之撒合雖冀王敵烈麾下先遁者斬之都監以下杖之

○九月遼主賢卒于焦山子梁王隆緒立尊母蕭氏為太后治國事以韓德讓為政事令兼樞密事總衛兵遼主有疾命南院樞密使韓德讓南院大王耶律斜軫奉遺命立長子梁王隆緒而殂謚曰孝誠康靖皇帝隆緒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既嗣位是為昭聖皇帝國事皆決于太后蕭氏后以德讓總宿衛兼政事令南院大王勃古哲總領

山西諸州事北院大王于越休哥為南面行軍都統平章事

史臣斷曰景宗之資任人不疑信賞必罰若可與有為也而竭國之力以助河東破軍殺將而不能救其亡為不知權云

○冬十月實俟卒○十一月以李繼捧為彰德節度使○十二月高麗王伷卒弟治立○是月戊午朔日食

癸未八年遼復國號契丹聖宗隆緒統和元年春正月曹彬罷以王顯弭德超為樞密副使酒坊使弭德超有寵於帝覬代樞密使曹彬之位乃自鎮州乘傳以急變聞于帝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為不利帝信之乃出彬為天平節度而以顯德超並為副使乘傳傳以木為之長尺五寸書符其上又以版偕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乘傳者依乘符傳而行若今使者持節耳四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馬曰乘傳者若今之驛也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人置車馬謂驛騎

○以宋琪參知政事○遼以耶律休哥為南京留守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脩武備邊境大治○三月置諸王府翊善及侍講○四月弭德超有罪流于瓊州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詰王顯言頗侵帝詔奪官秩禁錮瓊州而死帝始悞曹彬受誣待之加厚○五月交州將黎桓逐其留後丁璿而代之禁錮者禁止錮塞其仕進之途而不得叙用也

○六月以王顯為樞密使顯既拜帝語之曰鄉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無暇博覽群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墻因取賜之

河南富氏曰大臣不知學則暗於大體王顯一武人雖以才力任用太宗慮其不學不能曉適變之事故以軍戒授之使知賢者行事也

○遼主復國號曰契丹大赦改元統和○兖州父老請封禪不許封禪服虔曰封增土之高顯功于天禪闢廣土地也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封禪而祭冀近神靈也瓚曰積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為壇而祭之除地為禪祭於梁父後改墠曰禪禪神之矣祭尚玄酒而俎增墠者皆廣長十二丈壇高三尺階三等而樹石泰山之上高二丈一尺廣三尺

綱目斷云太宗繼體天下小康而群臣遽有封禪之請可謂逢君之惡者矣迨夫乾元文明殿相繼被災乃始求言而寢前詔則帝之心庶幾不惑焉耳故書群臣請封禪所以惡其佞書許之所以著其惑書乾元文明殿災以見天變之嘗戒書詔求直言罷封禪以美太宗之警省詳書于策美惡自見

○七月郭贄免以李昉參知政事○八月石熙載罷○十月趙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瘞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

衰矣不欲煩以樞密擇善地以處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幾來世得效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武勝軍今南陽府鄧州也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簽署樞密院事

宋史斷曰正人在位則朝野為之肅清邪人專政則邦國為之殄瘁觀於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至于八年政之廢舉人之邪正固可見矣太宗即位之初以薛居正沈倫盧多遜並平章事居正沈倫具臣庸器無所建明固不足論多遜拔出狡險怙勢妬賢既秉相權則譖趙普於太宗謂普初無立上意上意稍疎出居河陽普復相位乃奏多遜謂陛下萬歲之後當以天下與魏王不當立太子復教李符告廷美怨望李符又薦弭德超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以譖曹彬于時譏謗沸騰貝錦交錯而國政為之濁亂矣既而趙普罷黜多遜流崖州李符德超徙嶺表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昉以相位未定頗為多遜解釋復以李昉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簽署樞密院兩制之臣皆文學適用之人操履方潔之士由是譖言遂息而朝政為之肅然矣嗟

夫一正人用而天道為之開明一邪人進而元氣為之
蔽塞故世之治與不治政之立與不立不在乎多議在
乎賢人君子用舍而已
帝謂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
謂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又謂蒙正曰凡士
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於位得以
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雖未必盡合亦當參議而更之
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
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為不聞而過
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
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為愈也時人服其量○以呂
文仲為翰林侍讀王著為侍書帝勤於讀書自巳至申然
後釋卷詔史館脩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
瘁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
每暇日則周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葛湍以字學
甲申雍熙元年契丹統和三年春正月詔求遺書帝謂侍臣曰教
化之本治亂之原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遺帙
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奬
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
四方之書間出矣宋立三館謂昭文館史館秘館也甄稽延反察也

○帝弟涪陵縣公廷美卒于房州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卒年三十八進封為涪王謚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史廷美之得罪趙普為之也涪音裒

○李穆卒穆質厚忠恪謹言慎行所為純至無有驕飾帝聞其卒哭謂侍臣曰穆國之良臣朕方倚用遽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宋史斷曰秦王廷美卒雖謚曰悼太宗無一言以及之參政李穆薨既臨其喪復嘆曰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太宗何忍於彼而戚於此哉蓋趙普告李符上言廷美怨望遷于房州既聞其卒則喜其莫予毒也已故不及之李穆參知政事方將倚用遽聞其卒是乖所望矣故深幙之然廷美之於太宗猶叔之於鄭莊也叔段以完聚而見伐廷美以怨望而南遷廷美之禍夫有若叔段之顯惡也太宗宜以叔段為戒加恩撫育使不至於取敗則亦庶全同氣萬一之恩矣夫何以李符一言遂使卒于遷所是誠太宗之負誓書非廷美之負太宗也李穆操履方潔文學適用太宗所以重惜之者蓋欲異日命之為相資其輔佐之功耳然聞為相者無他奇策在乎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正則天下一於正矣伊尹之所以相太甲者此道也李穆

自太祖以來歷事兩朝不過判決精敏豪右屏跡人不敢干以私未聞其有正心之學致君之術也使其有正心之學則寧有坐視太宗背盟之失而不盡其一言乎是知太宗之重李穆非重其有骨鯁之直特重其有繩下之直耳向使李穆果如魚頭參政太宗欲遷廷美而穆切諫不從則其薨也太宗豈復惜之哉

○三月以楊延慶等為知州帝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川教化大行境內多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應之若此況君天下者乎漢秦彭茂陵人建武初為山陽太守以禮訓人後徙潁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章帝巡行聞之賞賜錢帛

○十月賜華山陳摶號希夷先生太平興國中摶兩入朝帝待之甚厚至是復來見帝謂宰臣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摶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哉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升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煉無出于此琪等以其語白帝益重之詔賜號放還華山尋卒黃白之術冊寵之事也漢武內

傳曰李少君言臣能凝汞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之白日升天抱朴子論仙篇曰夫作金皆在神仙集漢淮南王安抄出以作鴻寶秘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所用藥物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使用擣毫州真源人嘗舉唐長興中進士不第遂不復干祿以山水為樂因服氣辟穀日飲數盃而已歷二十餘年乃隱華山雲臺觀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顯德三年十一月召至汴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命為諫議大夫不受遣還華山

○知夏州尹憲襲李繼遷于地斤澤走之獲其母妻而還

○十二月徙封淮海國王錢俶為漢南國王○立德妃李氏為皇后后淄州刺史處耘之女

○賜京師大酺三日詔曰王者賜酺推恩與衆共樂所以表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累朝以來此事久廢蓋逢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混同萬民康泰嚴禋始畢慶澤均行宜令士庶共慶休明可賜酺三日至期帝御冊殿樓觀酺召侍臣賜飲自樓前至朱雀門張樂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開封諸縣及諸軍樂人列于通衢音樂雜發觀者隘道遷市肆百貨于道之左右召畿甸耆老列坐樓下賜以酒食明日宴群臣於尚書省獻歌詩頌賦者數十人顏師古曰酺音蒲布也王者布德大飲酒也

乙酉二年契丹統和三年春二月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于葭蘆川遂襲銀州據之葭蘆川在延安府今葭州是也

○四月宴群臣于後苑是帝召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謂之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賞花曲宴賦詩自此始○九月楚王元佐有罪廢為庶人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力救焉廷美既死元佐遂發狂疾

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君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詔廢為庶人均州安置

筆斷曰甚矣天理之根於人心而不可泯也天理人心之發見不在於患難顛沛之間必出於骨肉死亡之際若衛壽子漢惠帝宋太子元佐是也衛宣公將殺伋子使盜待諸隘壽子知之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盜又殺之呂后鴆殺趙王遂斷戚夫人手足使居廁中號曰人彘召帝觀之帝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初秦王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嗟夫壽子不忍其兄見殺而以身代之伋子痛弟死非其分遂不圖生其良心感激雖千萬載之下尚能使人聞而墮淚至於趙王如意高祖嘗欲立之矣自常情言之孰不以趙王為惠帝之讎人所不當恤者也然惠帝觀乎人彘則悲號成病歲餘不起其仁心之正為何如哉秦王廷美太宗之弟昭憲亦嘗許之傳位矣自常情言之亦孰不以為廷美之於元佐勢不兩立尤當忌之者也然廷美得罪而元佐申救備至及聞其死亦感而成恙其仁心之大又何如哉故以惠帝元佐之事觀之則其良心發見天理昭然有非人欲富貴所能奪者也孟子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盖可見矣然則向使惠帝元佐之良心不為驚悸悲傷所壞以至聖敬日躋君臨天下則其仁民愛物之心庸可量乎惜乎壞於早年天奪其善不能見其有成耳噫此非漢宋之不幸乃蒼生之不幸也

○右羽林統軍周保權卒○宋琪柴禹錫免

丙戌三年（契丹統和四年）春正月曹彬米信潘美帥師伐契丹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然之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李至罷○三月曹彬克契丹固安及涿州殺其將賀斯復會米信敗其師新城（固安縣名今屬順天府）

○田重進敗契丹于飛狐靈兵重進攻飛狐連敗契丹之師獲其招安使大鵬翼等飛狐守將呂行德舉城降進圍靈丘降之（飛狐縣名今鞏昌縣靈丘縣名今俱屬大同府）

○潘美克契丹寰朔應雲州美自西陲入與契丹遇兵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舉城降遂攻應雲州皆克其城（寰州今馬邑縣雲州今大同府朔應二州）

俱屬焉

○岐國公陳洪進卒○四月田重進克契丹蔚州重進屢敗契丹之師至蔚州其牙校李存璋殺其大將以城降○五月曹彬及契丹耶律休哥戰于岐溝敗績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趣雲朔鄉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兵勢大振每奏書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設伏林莽以絶宋糧道彬居涿旬日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會時彬部下諸衆聞美重進累建功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薄宋師伺其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宋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時方炎暑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與其太后自馳羅口東將大兵應援賜休哥旗鼓杓窊印以督將士而自攻涿州復之彬信失勢休哥因出大兵逆戰于岐溝關宋師敗績冑

兩而退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騎追及溺死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休哥引兵復至宋師方頻沙河而爨聞之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棄戈甲如丘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勲死之休哥請乘宋弱畧地至河為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為宋國王而歸帝聞之召彬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分寘河東岐溝在順天府涿州城西南范陽郡名今順天府雄州在保定州城東今雄縣是也白溝河在真定府高邑縣治南一名沛水鋒起言起兵者衆如鋒之飛起也宋烏爪反杓驚鳥總稱以為印紐取疾速之義凡調發軍馬則用之與金魚袋銀牌畧同拒馬河舊在順天府霸州治北今徙流州治南

本中呂氏曰岐溝之敗有三平河東後三出師屢與敵接而不獲俟時一也其事始于賀令圖之父子而賛成於王顯等中書不預聞二也曹彬違詔旨三也

初議興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謂樞密使王顯張齊賢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顯等咸愧懼若無所容○契丹耶律斜軫復取蔚寰州契丹諸路兵馬都統耶律斜軫將兵至定安西宋先鋒將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于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蔚州宋師救之斜軫遣都監耶律題子伏兵險阨以待城中兵聞救至突出斜軫與題子前後夾擊宋師大奔斜軫追至飛孤宋師又敗死者二萬遂取蔚州令圖與潘美復帥師往救與斜軫戰于飛孤宋師敗績楊業及契丹耶律斜軫戰于陳家谷敗績死之契丹復取雲應朔州及諸

城潘美既敗于飛狐乃引兵護雲應寰朔四州內徙吏民南還至朔州狼牙村聞耶律斜軫已入寰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不可謂業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邊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其便以立尺寸功報國耳今諸軍責業避敵敢尚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軍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大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于谷口斜軫

聞業且至復遣都部署蕭撻懶伏兵于路業至斜軫擁衆為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羅臺望之又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引兵離谷口美不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撫膺大慟乃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墜馬被擒其子廷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

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遂皆戰無一生還者於是守雲應朔等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斜軫盡復取之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而除侁名○以辛仲甫參知政事○七月貶曹彬崔彥進米信為諸衛將軍治其違詔失律罪也○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齊賢請行乃命之令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十月以黎桓為靜海軍節度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許之丁氏由是遂亡○十二月劉廷讓及契丹主戰于君子館敗績契丹耶律休哥誘執賀令圖以歸遂陷邢深德三州而去先是休哥給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以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麾下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哥據胡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乃今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邢州今順德府深州今真定府安平縣德州今屬濟南府○張齊賢大敗契丹于土鐙堡契丹自湖口薄代州城神衛都校馬正禦之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堡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遂却先是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張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

退乃閉美使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兵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三千於土鐙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宮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筭○以劉繼元爲保康節度使宋於房川置保康軍○李繼遷請婚于契丹契丹以耶律襄女歸之先是二月繼遷降于契丹契丹封爲定難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至是又擢五百騎諸境言願婚大國求作蕃輔契丹乃以妻之

丁亥四年契丹統和五年春二月改封漢南國王錢俶爲許王○以李繼捧爲崇信軍節度使李繼遷數寇邊或疑繼捧泄朝中事乃出之宋改崇義軍爲崇信軍今德安府隨州是也

戊子端拱元年契丹統和六年春正月帝耕籍田赦○二月徙錢俶爲鄧王○李昉罷布衣翟頴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爲作大言使頴上之爲頴改名曰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於是頴擊登聞鼓訟昉居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遂罷昉爲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絶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温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絶之使歸恩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以趙普爲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平章事王沔參知政事張宏爲樞密

副使楊守一簽書樞密院事帝論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法度舉賢能明賞罰弭愛憎何憂不治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爲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寛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因稱不可帝嘉其無隱普開國元老蒙正以後進同相位普雅重之

本中呂氏曰趙普之再相與初入相不同者蓋太祖規模廣大故普慨然以天下自任而敢于任事太宗規模繁密故普不免遠嫌疑存形迹而救過之不暇然以元老重望而推蒙正之晚輩呂端之台輔視人之有技若

己有之此所以保我子孫黎民也歟

○賜李繼棒姓名曰趙保忠復以爲定難軍節度使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請復命繼棒鎮夏州帝加賜遣焉○内侍侯莫陳利用以變幻之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賜死商州○八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鄧王錢俶卒帝輟朝七日御正衙備禮追封爲秦國王謚忠懿命中使護喪至洛陽俶善始令終福履之盛近代無比然自奉甚儉素好書善吟性謙和未嘗忤物世

以是重之七子皆貴顯○契丹主復取涿州十一月遂陷祁州○契丹初置貢舉

己丑二年（契丹統和七年）春正月契丹主陷易州而去○四月不雨五月戊戌遣使決獄于諸州是夕雨○彗出東井帝避正殿減常膳八月丙辰大赦是夕彗滅詔曰朕以身爲犧牲焚於烈火亦未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稼穡之艱難恤物安人以祈玄祐（杜預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音以義反正義曰彗妖星光芒偏指如彗者也春秋鈎命決宋均注云彗五彗也色蒼則王侯破天子若兵赤則賊起彊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江河大決賊處處起楊韓占云象苦竹彗木條長短無常長大見久則災深短小見不久則災狄也晉灼云東井經星在秦分天官書察日行以處位先命包云以井八星）

主水衡事

宋史斷曰孰謂天意不可回乎人事脩於下則天道正於上矣太宗端拱二年夏旱自三月至五月不雨錄繫囚遣使分路決獄是夕乃雨秋七月彗出東井凡三十日上避殿減膳八月大赦是夕彗沒天人感應之機何若是之速耶盖天之於斯民也猶父母之於赤子也天不能自育必命人君而育之天不能自治必假人君而治之如春而生夏而長秋而遂冬而成動息得宜小大得所使其咸遂有生之樂斯則天祐下民之意也苟或致理乖和罔恤民志重之以賦斂困之以繁刑民嚮於

寃獄興於濫天安得不降災旱及垂象緯以警之乎太宗克明天意脩德悔過明決庶獄德政一新霖雨乃降至於彗出東井太宗復惕然警懼減膳徹樂覃布恩宥彗亦尋滅故德之脩於下則天之應於上天人相感勢若轉圜初未有毫髮之僭爽也史書是夕雨是夕彗滅豈無意歟或曰古之人君亦有增脩德政以禳天變者矣然而天亦不為之悔禍者何哉蓋太宗有畏天之敬恤民之心而功多於過故能禱而即應也若夫慢神虐民惱心縱欲一日之善不足以弭千日之災禍既稔矣天何與焉惜乎太宗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曾不踰月復致星旱之變而出田錫於陳州于以見太宗之政鮮有終矣

○尹繼倫大敗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契丹于越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壯面緣邊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南出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但當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為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

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契丹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黑面故也自是邊兵少息焉徐河在保定府滿城縣南

河南富氏曰尹繼倫以千餘之兵破虜衆數萬可謂奇功也大將盡上其狀太宗召而厚賜之人臣荷天子之知而恩賞如是不惟繼倫盡心以報而諸將無不感勸也

庚寅淳化元年喫用紘和八年春正月詔貸江州義門陳兢粟初江州陳崇數世未嘗分異崇益置田園爲家法戒子孫擇群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唐熙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之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袞袞子昉三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婢妾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唐亡州上其事詔仍舊免其徭役昉弟子鴻鴻弟競競之世子孫益衆嘗苦乏食至是知州唐戩言于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其後競死從弟旭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歉

粟貴或勸旭全受而糶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群從千口軫其乏食貸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耶帝聞深加歎奬江州今九江府嗇音色儉也歎詰念反食不滿也糶池吊反出穀也○五月鑄淳化元寶錢○十二月契丹封李繼遷爲夏國王

辛卯二年契丹統和九年春正月不雨蝗三月乃雨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參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準爲樞密副使初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盖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問以不平狀準請召二府至而言之於是以準爲可大任故有是命帝復召準問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至準乃言曰須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又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七月李繼遷降詔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九月呂蒙正罷王沔陳恕免以李昉張齊賢平章事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王顯免以張遜知

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自此始○十月趙保忠降于契丹契丹封為西平王復姓名曰李繼捧○彭城郡公劉繼元卒贈中書令追封彭城郡王（彭城即今徐州）

壬辰三年（契丹統和四年）春三月命醫官集太平聖惠方一百卷以印本頒天下○六月置常平倉于京師時穀價太賤則增糴以貯之俟歲饑則減價糶與貧民遂為永制○七月太師魏國公趙普卒年七十一帝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普性深沉剛毅果斷雖多刻忌而能以天下事為己任故其當揆惟義是從偃武脩文慎罰薄斂以立宏規於後世其功大矣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普相兩朝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後謚忠獻封韓王

冊稜李氏曰趙中令能推呂蒙正之晚輩稱呂端之為台輔器皆得其用而陳橋之事普實定策未嘗以勳舊自伐亦難能矣獨廷美盧多遜之獄大為太宗盛德之累君子惜之

宋史斷曰相業之不明於世也久矣自伊尹相成湯傳說佐武丁周公輔成王聖德文功輝映天地千載之下繼芳躅者杳若無聞焉逮至強秦吞并六國而獨任李斯尚功利之詭謀黜先王之大道遂視伊周相業若無益世用之虛文矣漢興高祖入關蕭何以相國封府庫收圖籍除秦苛禁與民約法三章而天命歸于有德繼而陳平為相乃曰宰相之任在乎調和陰陽理燮理陰陽錢穀之數非所司也丙吉以方春氣和不問道傍死人乃問牛喘于時相業久廢而丙吉乃能知其大體正若餘燼既滅而復明耳諸葛亮治蜀幾數十年人咸稱其有經國之才惜乎值于阨運終不能見其施設魏晉以下寥寥然愈不聞其人矣唐之魏徵慨然以諫諍為已任恥其君不及堯舜義明道合遂成貞觀之治然亦非純於王道者也爰及趙普初以掌書記事太祖范質求退普遂入相嘗曰吾以半部論語佐太祖治天下史臣稱之曰韓忠獻公獨相二十年始終如一不曾妄殺沉毅果斷每事寬大贊助居多真開國之元勳似乎許其功業之大而世蔑以加矣嗟乎史臣之稱乃一時歸美之辭非萬世不易之公論也蓋相者聖人之任天吏之副職也自非體天地不私之德日月均照之明亦何足

以當其任自古以來聖人之德莫盛於孔子孔子之言莫備於論語論語者誠脩齊治平之本也故聖人嘗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顏淵問為邦則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若此者何莫非治道之言歟使趙普果能知而力行則其輔相之功又豈不可踵伊尹傅說周公之後塵乎觀其嘗以微時所不足者言於太祖及以睚眦中傷人甚多是不知無求生以害仁也教李符上言廷美怨望是不知孰不可忍也遣親吏往市秦隴屋材及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是不知君子喻於義也以私憾竄盧多遜於崖州是不知以直報怨也出居河陽且憂不測是不知仁者不憂也既不能知此數者又安能以知相業之大故語其謀國之功則優論其為相之道則未也或曰普之為相固未能盡其道矣世之為相者當如之何而取之愚曰若蕭何之書法陳平之智慮周勃之重厚丙吉之大體孔明之仁斷魏徵之明敏文之以道學成之以聖德行之以忠恕俾致君澤民之功無一毫之不善斯亦可以居相位矣若夫以文勝滅質之姦諛而當聖賢輔相之大任是猶有一木以支大厦操孤舟而航渤海安得不至於傾覆而

取滅亡之禍哉故為人君者與其任匪人而傷國家之元氣不若待其人而致天地之中和也

○八月徵終南隱士种放不至放洛陽人沉默好學以講習為業學者多從之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不得安處遂稱疾不起帝嘉其高節命所在時加存問焉終南山名在西安府城西

○十一月闍婆來貢闍婆國在海南先自宋元嘉中朝貢中國後絕不通至是其王穆羅茶遣陀嘆來貢且貢中國有真主故來耳

○契丹伐高麗遣蕭恒德伐高麗高麗王治遣使奉表請罪契丹主詔取女真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之

癸巳四年契丹統和十一年春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封黎桓為交阯郡王○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競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兼并者盡糴賤販貴以規利王小波聚衆為亂且曰吾嫉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旁邑響應焉青城縣名今成都府灌縣是也兼并謂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兼役貧者彭山縣今屬眉州

○五月以張洎錢若水為翰林學士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又曰士之學古

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前呼後擁延賞宗族足以為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君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六月張齊賢免○張遜寇準免以柴禹錫知樞密院事呂端參知政事劉昌言同知樞密院事○十月分天下州縣為十道十道謂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西東西兩浙東西兩廣○以呂蒙正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趙鎔何敏中同知樞密院事○周太后符氏卒○十二月王小波死其黨李順陷蜀邛州求康軍衆至數十萬永康軍今成都府灌縣是也李順小波妻弟也

甲午五年契丹統和十二年春正月李順陷成都知府郭載出奔梓州詔以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帥師討之○梓州今潼川州是也

○趙保吉寇靈州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帥師討之○三月李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歸于京師保忠聞李繼隆將至乃上言與保吉解怨獻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繼隆入夏州執保忠送汴梁待罪帝詰責而釋之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四月詔削趙保吉所賜姓名○五月王繼恩復成都獲李順誅之其黨張餘寇嘉戎

渝涪瀘忠萬開等州陷之嘉州今嘉定州戎州今叙州府渝州今重慶府涪瀘二州今仍之忠萬開三州見乾德三年注

○八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初中書以討蜀寇功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帝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以授之○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剽掠恣橫餘寇勢復張大詠至以言激正等仍盛具餞之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九月罷權酤○契丹尚父室昉卒昉自保寧以來為相與韓德讓耶律斜軫同心輔政務在息民薄賦慎刑由是法度脩明國無異議尚父者謂可尚可父天子師也周武王尊呂望為尚父保寧遼景宗年號也

○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乞早定太子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復敢言者寇準自鳳翔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對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

遂以元侃為開封尹封壽王以敬準參知政事天下者神明之器也神器者即易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是已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壽王帝第三子也

本中呂氏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張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也準之一言真萬世法不徒見於景德澶淵之一役也

乙未至道元年契丹統和十三年春正月契丹韓德威侵邊折御卿敗之于子河○二月宿翰等至嘉州獲張餘蜀盜平○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蒙正在中書帝嘗欲遴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竦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及罷相判河南日引親舊於園林歡宴政尚寬簡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朔方郡名今陝西寧夏衛是也

○以呂端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趙鎔知樞密院事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居位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帝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

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何承矩敗契丹于雍州雍州註見前

○開寶皇后宋氏崩遷梓宮于故燕國謚曰孝章皇后○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開寶皇后崩群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毋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責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為己任不為流俗所容故屢見擯斥○八月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恒大赦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尚書左丞李至吏部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史斷曰太子之拜師傅禮也至沆雖兼太子賓客然詔使拜之則待以師傅之禮固當受也當受不受則既不能以禮自處而又不能以禮處乎太子矣欲成其德豈不難乎或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至沆蓋貴貴也如之何其誚之曰太子非君之比以分而言固貳君也若以理言則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也教之以居子與臣之節可不以父師之禮而自處乎至沆視其巍巍當受

不受是蓋未之學也使其知學而以古人之所以教世子者教之則太子必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節已所當盡則拜安於拜矣彼安於拜而吾受之夫豈過乎然太宗亦特隆之以虛禮而已使能正乎師傅之名而復極乎天下之選以備其職而出則有保入則有師太傅在前必傅在後委任而責成之使其所見所聞所行無非正事正言正道則一人元良而萬國以貞矣其所成就豈但為真乎

○九月封牂牁蠻酋龍漢琬為歸化王其部凡十一州皆依山險以寇掠為事四夷附錄曰牂牁本西南夷古僰侯國也漢武帝通之始置為郡今馬湖府也酋魁帥之稱○契丹置義倉○契丹冊王治為高麗國王王治遂遣其童子十人往習契丹語○十二月契丹韓德威侵府州折御卿禦之卒于師詔以其子惟正知府州事府州今延安府府谷縣是也德威聞御卿至不敢戰會疾甚母密召之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臨敵棄士卒自便不可死於軍中乃其分耳忠孝豈兩全大夫人無念我泣下翌日卒

丙申二年契丹統和十四年春二月以李昌齡參知政事帝謂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詢衆議以正道公議臨之即怨謗無由進矣○四月李繼隆等帥師討李繼遷○七月寇準免○以丁惟清知西涼府涼州周回二千里東界涼州南界雪山吐谷渾蘭州西界汴州北界吐蕃領姑臧神鳥番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七百三十口十三萬城周回十有五里李軌所築父

不內屬至是請帥從之

○八月李繼隆不見虜而還范廷召遇李繼遷于烏白池敗之○大有年

丁酉三年契丹統和十五年春正月張洎罷○以溫仲舒王化基參知政事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葬孝章皇后于永昌陵○分天下州軍為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南陝西江東江西浙東浙西淮南荊湖福建劒南東劒南西廣南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二月帝不豫始決事於便殿○三月癸巳帝崩于萬歲殿

新安胡氏曰帝即位之初首令轉運使兼糾察官吏自是監司之權重雖宰臣侍從為師亦許彈劾使三百年無藩鎮之禍由於此置三司使以理財嘗曰財貨所以濟用取之不以道違惠養庶民之意豈能召和氣乎令裁節無致厚斂命相則盧多遜與趙普更迭相除罷不免啓大臣相傾之風然盧邪趙正未嘗使邪得以為正之勝他如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皆以賢稱寇準李沆向敏中亦已參大政竟為他日之賢相田錫在臺諫而作敢言之風李覺在經筵而得遠近習之道命詞臣必訪才實兼美者而授之重循吏之選嚴贓吏之誅責舉則罷勢家不令與孤寒並進奪吏人之及第受敕牒

者愛民則作戒辭以戒州縣官仍書治所崇儒術則褒
先聖之後幸學以謁先聖又幸學以講書似茲善政史
不絕書亦可謂太平有道之令主矣所可惜者太祖臨
崩但遥見殿上燭影搖動及聞大聲汝好為之言不能
不起萬世之疑而德昭之死非其罪廷美之卒由於趙
普逮太祖宋皇后崩群臣不為成服王禹偁以為言出
知滁州其於人倫之道未為無憾焉至於儲貳之違戾
於寇準之一言為天下得人何以尚於此哉戒辭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呂氏儉曰沉謀機詐險哉太宗之用心哉觀其密誘軍
校以天子寄位於兄公紹毋后以天子顯授於已抱哭
癡兒以辯公議之口復相趙普以市私傳之言然而改
號更名則弑兄之跡難欺怒姪貶弟則據國之心立見
人之視已如見肺肝陰謀詭譎何益哉雖然致治之美
亦有可取者焉○又曰宋祖之得天下猶唐高之得天
下也唐高以子世民宋祖以弟光義世民相時之亂而
以兵取之光義欺主之弱而以智取之兵取者興事造
功持久後定而形跡莫掩智取者神謀計運即時就緒
而機巧不露是唐高宋祖非本欲取天下因弟子謀而
取之也非不與其謀因子弟謀而成之也惟唐之天下

造於太宗故自負其功而欲身踐其貴弑兄殺弟事所從起宋之天下既為太宗所造亦冀身親天子之尊弑兄殺弟亦所不免傷倫滅理世謂之賊宋之太宗猶唐之太宗也唐祖以子世民而得天下世民以天下之故而害同氣其迹顯其事明人所共知宋祖以弟光義而得天下光義亦以天下之故而害同氣其機深其事隱人所未測予故并言之於此雖然宋祖唐高與二太宗同則同矣不能無辨焉何也唐高之治已不足以方宋祖而宋祖之德復過之宋太宗之行政亦不減於唐太宗而其罪惡實浮於唐太宗也此又不可不知

皇太子恒即位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紿繼恩使入書閣遂鎖之而使人守之亟入宮后問端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

呂中曰王繼恩以奄宦而啓禍於內李昌齡李繼勳以大臣而羽翼於外高斯之謀以合而主之以皇后以增損夫顧命而宣行之六尺之孤幾何而不為扶蘇也耶幸而托得呂端臨時應變足以制其姦於下持正不屈足以遏其私於上而沙丘之事無自作矣及其平立殿下升視降拜猶其知識之過人也慮不及此安知萬歲巷皇子之召不召沂靖惠王府皇子乎太宗稱端大事不模糊其可謂知端矣

○契丹封李繼遷為西平王○四月尊皇后曰皇太后赦○以李至李沆參知政事○進封交阯郡王黎桓為南平王○五月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李昌齡為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降王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潯州李繼勳以使相赴陳州而釋其餘黨（忠武軍今西安府同州是也潯州今廣西潯州府是也）

○立秦國夫人郭氏為皇后（后宣徽使守文之女太宗為帝聘）

○六月追復涪王廷美為秦王○詔諸州勿獻祥瑞○復封元元佐為楚王○以曹彬為樞密使向敏中夏侯嶠為副使○以孔世延襲封文宣公（雍熙中代契丹孔宣督糧餉弱死于拒馬河世延其子也）

○十月葬永熙陵（永熙陵在河南府鞏縣西南）謚曰神功聖德文武皇

帝廟號太宗○高麗王治卒姪誦立○十二月追尊太宗賢妃李氏為皇太后帝生母也李繼遷請降復賜姓名趙保吉

愚觀太宗沉謀英斷儉勤納諫憫農慎刑好學重儒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遇災知懼過舉能悔是以民窮而不怨兵罷而能戢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成服後世不能無譏焉

新刊憲臺校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二終